

焦氏筆乘正續

一





焦氏筆乘

正續

(一)

焦竑輯

焦氏筆乘卷一

秣陵焦竑弱侯輯

仲脩勸讀論語

李彥平曰。宣和庚子。某入辟雍。同舍趙孝孫。仲脩。伊川先生高弟。趙顏子之子也。於某有十年之長。辛丑春。同試南宮。仲脩中選。而某被黜。仲脩勉之曰。公盛年。一跌何傷。姑歸讀書可也。某意不懌。趙曰。公頗讀論語否。卽應之曰。三尺之童皆讀此。何必某。仲脩笑曰。公旣知讀此。且道學而時習之。以何者爲學。某茫然不知所對。仲脩徐曰。所謂學者。非記問誦說之謂。非絺章繪句之謂。所以學聖人也。旣欲學聖人。自無作輟。出入起居之時學也。飲食游觀之時學也。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。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方可以學聖人。某聞其言。頓若有悟。請益曰。爲學之道。敬聞命矣。敢問事業何如。仲脩曰。事業正自爲學中來。只如作一郡。行得論語中三句。便用之不盡。彥平曰。願聞之。仲脩曰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是也。彥平佩服其言。每曰。吾平生操心行己。立朝事君。皆趙君之言。有以發之。

屢空

學至聖人。則一物不留。胸次常虛。故夫子曰。空空如也。此天命之本體也。回未至此。亦庶幾乎屢空矣。賜也。於天命之本然。不順受之。而以多聞多見爲學。非貨殖而何。然意料所及。於此道時有中焉。但終非真

悟耳。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。

不改其樂

談苑醍醐云。有問子顏子不改其樂。所樂者何事。予曰。且問子。人不堪其憂。所憂者何事。知世人之所憂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。傳云。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。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。此我輩文字禪。不須更下一轉語也。

聞一知十

顏子之學。求之屢空。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。夫子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欲其自反也。乃曰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猶然憤憤耳。故夫子曰。弗如也。言其真不如顏子。非許之也。象山先生曾論此。有吳君曰。爲是尙嫌少在。先生甚喜之。今味其言。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。

有若無

薛子緒言云。萬物皆自無而有。無其根也。能無者謂之歸根。無聲無臭。歸根之學也。論語曰。有若無。若之一言。猶隔影響。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。

申根

論語。申根。鄭元云。卽申續。史記。申棠。字周。家語。申續。字周。史記以棠爲黨。家語以續爲績。傳寫之譌也。後漢王政碑。有羔羊之潔。無申棠之欲。亦以根爲棠。則申根申棠一人爾。開元封申黨召陵伯。又封申根魯

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。又封黨淄川侯。並列從祀。失於詳攷。論語釋文也。

李士龍曰。棠字非音棠。棖之棠。蓋與棖卽一字而兩書耳。觀古字瞠亦作矇。櫟亦作櫟。鎗亦作鎗。六字並音鎗。皆諧聲字也。振亦音棖。本作穀。亦諧聲字。可見棠亦音棖。史記有申黨。無申棠。信譌也。

騶虞

詩。吁嗟乎騶虞。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闕。雖之應。故誤以騶虞爲獸。因擬之爲鵠巢之應。或以爲不殺。或以爲義獸。白虎黑文。不食生物。今攷周禮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。王以六耦射三侯。三獲三容。樂以騶虞九節五正。禮記射義亦云。天子以騶虞爲節樂。備官也。則騶虞蓋指此詩。而謂之備官。則非獸明矣。說文。騶。廐也。月令。天子教於田獵。以習五戎。班馬政。命僕及七騶咸駕。註謂僕。戎僕也。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。設驅逆之車。令獲者植旌。乃獻比禽者是也。又云。天子馬有六種。各一騶主之。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。卽周禮辨六馬之屬。六繫爲廐。廐一僕夫。六廐成校。校有左右者是也。左傳。晉悼公初立。使程鄭爲乘馬御。六騶屬焉。使訓羣騶知禮。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。舜典。咨汝益。作朕虞。周禮。山虞掌山林之政。若大田獵。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。植虞旗于中。致禽而珥焉。澤虞掌國澤之政。若大田獵。則萊澤野及弊田。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。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。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。而德及庶類。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。見葭蓬之盛。則知草木裕。見麋獾之多。則知禽獸若。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。則物性何以能遂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。則物類必至過傷。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。夫二官脩職。而能獲斯效。謂非由於文

王之化行乎。此所以爲鵠巢之應也。賈誼曰。騶者。天子之囿也。虞者。囿之司獸者也。知虞爲司獸之官。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。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。

尙書古文

國子學正梅鷟曰。尙書惟今文四十二篇。傳自伏生口誦者。爲真古文。十六篇出孔壁中者。盡漢儒僞作。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。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。其補舜典二十八字。則竊易中文明。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。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。臣克艱厥臣等句。則竊論語爲君艱。爲臣不易成文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等句。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。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。原無此事。舜分北三苗。與竄三苗于三危。已無煩師旅。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。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。益稷賡歌。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。其外五子之歌。竊孟子忸怩之語。泰誓三篇。取語孟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若崩厥角稽首之文。其外允征。仲虺之誥。湯誥。伊訓。太甲。咸有一德。說命。武成諸篇。文多淺陋。必非商周之作。相傳共王壞孔子宅。欲以爲宮而得之。不知竹簡漆書。豈能支數百年之久。壁間絲竹八音。是何人作。乃獻書者之飾辭也。梅作有成書。今藏余家。異日當板行之。

納言

舜命龍曰。朕暨讒說殄行。震驚朕師。命汝作納言。夙夜出納朕命。命禹曰。予欲出納五言。汝聽。易大傳曰。理財正辭。正辭亦納言之謂。此治教之急務。蓋五方之民。風俗議論。容有不同。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。

閔子馬曰。周其亂乎。夫必多有是說。而後及其大人。此等議論。豈可不納之於上。而出命以正之也。周衰。異端並作。魯少正卯。行僻而堅。言僞而辯。孔子誅之。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。古者一道德以同俗。執左道者有誅。周官糾萬民之德。正其行。巡問而觀察之。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。布而訓之。以觀新物。古帝王設官分職。奉天命。子兆民。其詳如此。叔世官廢而不脩。故異說興而莫之止。孔子條爲政之急務。曰脩廢官。此其一乎。

周易舉正

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。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。比較今世流行本。或將經作注。用注作經。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。爻詞注內。移後義卻處於前。兼有脫遺謬誤者。並依定本。舉正其訛。凡一百三節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。坤初六。履霜。堅冰。至。象曰。履霜。陰始凝也。馴致其道。至堅冰也。今本於象文霜字下。誤增堅冰二字。屯六三。象曰。卽鹿無虞。何以從禽也。今本脫何字。師六五。田有禽。利執之無咎。之字誤作言。比九五。象曰。失前禽。舍逆取順也。今誤倒其句。賁亨。不利有攸往。今不字誤作小字。剛柔交錯。天文也。文明以止。人文也。注云。剛柔交錯。而文成焉。天之文也。今脫剛柔交錯四字。坎卦。習坎。上脫坎字。姤九四。包失漁。注云。有其漁。故失之也。今誤作無魚。蹇九三。往蹇來正。今作來反。困初六。象曰。入於幽谷。不明也。今谷字下多幽字。鼎彖。聖人亨以饗上帝。以養聖賢。今多而大亨三字。震彖曰。不喪七鬯。可以守宗廟社稷。以爲祭主也。今脫不喪七鬯一句。漸象曰。君子以居賢德。善風俗。今本脫風

字豐九四象。遇其夷主。吉志行也。今脫志字。中孚象。豚魚吉。信及也。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。小過象。柔得中。是以可小事也。今脫可字。而事字下誤增吉字。六五象曰。密雲不雨。已止也。今作已上。既濟象曰。既濟享。小小者亨也。今脫一小字。繫詞二多譽。四多懼。注云。懼近也。今誤以近也。字爲正文。雜卦。蒙稚而著。今稚誤作雜字。此書世罕見。晁公武所進易解。多引用之。

開塞書

商君傳。讀鞅開塞書。謂與其行事相類。卒受惡名。有以也。索隱曰。開。謂刑嚴峻。則政化開。塞。謂布恩惠。則政化塞。司馬貞蓋未見鞅書。臆爲之說耳。開塞乃其第七篇。謂道塞久矣。今欲開之。必刑九而賞一。刑用於將過。則大邪不生。賞施於告姦。則細過不失。大邪不生。細過不失。則國治矣。由此觀之。鞅之術無他。恃告訐而已。故其治不告姦者。與降敵同罰。告姦者。與殺敵同賞。此秦俗所以日壞。至於父子相夷。而鞅亦不能自脫也。又云。使商無得糴。農無得糴。農無糴。則窳惰之農勉。商無糴。則多歲不與樂。夫積而不糴。不耕者誠困矣。力田者亦何利哉。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。不自知其敝耳。

子夏易說

易。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爾靡之。相觀而善之謂靡。鳴鶴以相和成聲。好爵以相靡成德。子夏易說如此。今本作糜。糜。牛纏也。取繫戀之義。然不如靡厲之說爲長。以韻讀之又叶也。或作靡。靡。劇。與摩通。漢賈山傳。自下劇上。注音靡。厲也。剗切之也。與易爻摩義合。

飛遯

遯卦肥遯無不利。肥字古作巷。與古蜚字相似。後世因譌爲肥字。九師道訓云。遁而能飛。吉孰大焉。張平子思元賦云。欲飛遁以保名。曹子建七啓云。飛遁離俗。金陵攝山碑。緬懷飛遁。皆可證。

家食

不家食吉。養賢也。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。而不食於其家也。人君能養一賢。則天下之民。皆得以耕食而鑿飲。仰事而俯育。不必家至而食之也。若欲家至而食之。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。

不事王侯

蠱之五爻。皆言幹父之蠱。至上九。則曰不事王侯。高尚其事。象曰。不事王侯。志可則也。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。解此一爻。誤矣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不事王侯。此索隱行怪之所爲。聖人不取也。禮曰。八十者一子不從政。九十者其家不從政。上九處卦之終。當父母耄期之日。不出從政。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。非惡干祿而然。蓋知尊尚孝德者也。曾子居魯。齊欲聘以爲卿。曾子曰。居。父母老。不忍遠親以爲人役。斯人也。其百世之師歟。故曰。志可則也。

希夷易說

象卦示人。本無文字。使人消息吉凶。嘿會。希夷先生曰。羲皇始畫八卦。重爲六十四。不立文字。使天下之人。嘿觀其象而已。如其象則吉凶應。違其象則吉凶反。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。易道不行。乃有周孔。周孔

孤行易道復晦。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。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。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。學者一著其辭。便謂易止於是。而周孔遂自孤行。更不知有卦畫微旨。此之謂買櫝還珠。由漢以來皆然。易道胡爲而不晦也。

佛典解易

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。曰西南得朋。乃與類行。東北喪朋。乃終有慶。故使臣從君。女歸男也。乾始於子。左行而終於戌。坤始於未。右行而終於酉。故男貴左。女貴右也。又曰鼓之以雷霆。陽動也。潤之以風雨。陰隨也。又曰殊途而同歸。若千逕九達。王城不二。九流百世。聖道寧差。又論洛書。戴九履一。左三右七。二四爲肩。六八爲膝。縱橫皆十五。而五居其室。今所傳膝。誤作足。亦無五居其室一句。獨見於佛書耳。

禽獸可互名

益稷百獸率舞。非專以走獸爲言。考工記曰。天下大獸五。脂者。膏者。羸者。羽者。鱗者。是禽亦可以名獸。後漢書華佗語吳瞽曰。吾有一術。名五禽之戲。一曰虎。二曰鹿。三曰熊。四曰猿。五曰鳥。是獸亦可以名禽。

朋當在東押

詩。每有良朋。烝也無戎。左傳引逸詩。翹翹車乘。招我以弓。豈不欲往。畏我友朋。劉楨魯都賦。時謝節移。和族綏宗。招歡合好。肅戒友朋。則古韻朋與戎。宗。弓。相叶無疑。沈約韻。朋在烝韻。而肱。鞞。堯。宏。皆從之。疑編次之誤。考約以前。無如此叶者。且毛詩詩詞之祖。則其韻亦韻之祖也。舍聖經不宗。而泥沈約偏方之

音其固甚矣。此所當首辨也。

士衡詩誤

詩焉得諼草。言樹之背。嵇康養生論。合歡蠲忿。諼草忘憂。以其忘故名爲諼。諼忘也。背堂北也。陸士衡詩。焉得忘歸草。言樹背與襟。忘歸誤。認背字。又誤。

咎繇鍾繇二繇同音

古尙書。皋陶作咎繇。周禮追師注。步搖作步繇。魏鍾繇。字元常。取咎繇陳謨。彰厥有常之義。世說。庾翼謂鍾會曰。何以望君遙遙不至。正舉其父諱戲之也。今多讀爲由誤。

敖誤爲教

漢王嘉奏對曰。臣聞咎繇戒帝舜曰。無敖佚欲。有國兢兢業業。一日二日萬機。師古曰。虞書。咎繇謨之辭也。言有國之人。不可敖慢逸欲。但當戒慎危懼。以理萬事之機也。敖音傲。今尙書乃作無教逸欲。有邦恐教字誤作教耳。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。於理難叶。

觚

語云。觚不觚。觚哉。觚哉。太平御覽引此。注云。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。觚不時成。或曰。觚哉。觚哉。觚。小器耳。心不專一。尙不時成。況於大事乎。史游急就章云。急就奇觚與衆異。注云。觚者。學書之牘。或以記事。削木爲之。或六面。或八面。面皆可書。觚者。稜也。有稜角也。

五行傳

劉向五行傳。後世以爲牽合。天固不以屑屑爲事。而殃咎類至。理不可誣。若遽以牽合少之。則箕子之五事。庶徵相爲影響者。非歟。試以一身言之。五行者。人身之五官也。氣應五臟。五氣調順。則百骸俱理。一氣不應。一病生焉。然人之受病。必有所屬。太陽爲水。厥陰爲木是也。而太陽之證。爲強項。爲腰疼。爲發熱。爲惡寒。其患雜然並出。要其指歸。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。猶貌不恭而爲恆雨。爲狂。爲惡也。況五官之間。兩失其正。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。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。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。局於一端。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。後之人主。五事多失其正。受病不止一證。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。

二疏贊誤

東坡二疏贊云。孝宣中興。以法馭人。殺蓋、韓、楊。蓋三良臣。先生憐之。振袂脫屣。使知區區不足驕士。其立意亦超卓矣。然考之二疏去位。在元康三年。後二年。蓋寬饒誅。又三年。韓延壽誅。又二年。楊惲誅。方二疏去時。三人尙無恙也。凡作議論文字。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。

印文之誤

馬援拜伏波將軍。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。伏字大。外嚮。又成梟令印。梟字從白下羊。丞印四下羊。尉印白下入。入下羊。卽一縣長吏。印文不同。非所以爲信。事下大司空。正郡國印章。今按伏旁從犬。能無外嚮之筆。梟非從羊。乃是諧聲之字。記東觀者。未有一言以辨之。印文職在司空。掌以少府。猶或譌異。況

於香奩家記。銅龜私印。高平刻鵲瑞之章。元暉奉虎兒之字。私志姓字者。不可勝紀。其來久矣。

太誓總德

墨子引太誓之言曰。小人見姦巧乃聞。不言也。發罪鈞。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。其罪猶淫僻者也。又引禹之總德有之曰。允不著。惟天民不而葆。既防凶心。天加之咎。不慎厥德。天命焉葆。此語書皆無之。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。

漢官名

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。而因事乃見者。如行冤獄使者。因張敞殺絮舜而見。美俗使者。因何並代嚴詡而見。河隄使者。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。直指使者。因暴勝之而見。豈因事置官。事已卽罷者邪。

人參贊

高麗人作人參贊曰。三極五葉。皆陽向陰。故韓翃詩云。應是人參五葉齊。典術曰。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。感百陰爲菖蒲。呂氏春秋。菖蒲亦名堯韭。唐詩。澗有堯時韭。山餘禹日糧。用此事。

鶴頭書

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。鶴頭書。與偃波書。俱詔板所用。漢謂之尺一簡。唐詩。鶴書猶未至。那出白雲來。

太白詩誤

太白詩。我來圮橋上。懷古欽英風。披史記。子房授書圮上。注圮音怡。楚人謂橋爲圮。二字不應複用。

韋莊詩

韋莊詩。西園公子名無忌。南國佳人字莫愁。莫愁爲南國佳人。此實語也。選詩。公子敬愛客。終宴不知疲。清夜遊西園。飛蓋相追隨。則西園公子。乃子建事。謂名無忌可乎。此詩流利可喜。獨以一語之疵。終損連城之價。

一線

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。又愁日愁隨一線長。魯直詩。宮線添尺餘。皆指女紅以驗日也。荆楚歲時記云。晉魏間。宮中以紅線量日影。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。其說又與此異。未知孰是。

赤族

赤族。言盡殺無遺類也。漢書注。以爲流血丹其族者。大謬。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。如赤地千里。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。

禿節

杜。禿節漢臣歸。今本作握節。右丞。節旄盡海西頭。今本作空盡。俗士無知。妄肆改竄。每如此。

公冶長

楊用脩云。世傳公冶長通鳥語。未見所出。然宋之問詩。不如黃雀語。能免冶長災。樂天禽蟲詩序。予非冶長。不能通其意。則似實有之矣。按冶長辨鳥雀語云。啾啾噴噴。白蓮水邊。有車覆粟。車腳淪泥。犢牛折角。

收之不盡。相呼共啄。人驗之果然。此具論語疏。豈用脩未之見耶。左傳介葛盧辨牛鳴。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。與之語皆應。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。世間自有此等奇。未可臆斷其無也。

左擔

杜。左擔犬戎屯。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。按華陽國志。自棘道至朱提。有水步道。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。至險難行。步道度三津。亦艱阻。行人爲語曰。猶溪赤木。盤蛇七曲。盤羊烏櫛。氣與天通。庾降賈子。左擔七里。左擔纔見此耳。

盜竽

老子。服文采。帶利劍。厭餘食。而資貨有餘。此之謂盜竽。韓非解云。竽也者。五聲之長也。竽唱則衆樂皆和。大盜唱則小盜和。故曰盜竽。今本誤作盜夸。字相近而誤也。

食貨志引孟子

班固食貨志。引狗彘食人食。而不知斂。野有餓莩。而弗知發。蓋以豐年不斂。凶年不發爲訓也。如李悝平糶。壽昌常平。悉本於此。此於時說爲長。

惠淨衍莊子

釋惠淨。衍莊子語曰。無常者。故吾去也。緣起者。新吾來也。故吾去矣。吾豈常乎。新吾來矣。吾豈斷乎。

消搖

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。黃幾復解云。消者如陽動而冰消。雖耗也不竭。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。雖動也不傷。其內遊於世。若是。惟體道者能之。

堯夫詩似莊子

且也相與吾之耳矣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。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。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。邵堯夫詩。昔日所謂我。而今卻是伊。不知今日我。又是後來誰。正此意。

綠竹

詩瞻彼淇澳。綠竹猗猗。毛注云。澳隈也。藁王芻也。竹。蕭竹也。又陸璣云。淇澳二水名。藁竹一草名。其莖葉似竹。青綠色。高數尺。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。誤也。按傳曰。淇衛箇籥。又曰。淇衛之箭。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楫。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。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。詩曰。綠竹猗猗。言竹之初生。其色綠也。長則綠轉而青矣。故曰綠竹青青。卒章又曰如簀。如簀言其盛也。故謝莊竹贊亦曰。瞻彼中堂。綠竹猗猗。毛陸之說未可從。

日食

日食一定之數也。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。禮曾子問孔子曰。諸侯旅見天子。入門不得終禮。廢者幾。孔子曰。四。請問之曰。太廟火。日食。后之喪。雨霑服。失容則廢。夫火也。喪也。雨也。皆不可先定也。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。使先知之。則當預有戒令。朝不必入矣。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。不徒曰日食。而曰日有食之。則若

真有物食之者。君象而日有食之。記異也。警人君也。後世陰陽家。推測殆盡。上下千百年。皆可坐致。於是人君視爲常數。而莫之畏矣。

黃牛峽

古歌。朝見黃牛。暮見黃牛。三朝三暮。黃牛如故。言上峽舟行之難也。太白衍爲五言。三朝上黃牛。三暮行太遲。三朝又三暮。不覺鬢成絲。然觀太白詩。益見古語之妙。

煮白石

韋蘇州。潤底束荆薪。歸來煮白石。讀者謂其寓言耳。按晉書。鮑靚爲南陽太守。嘗行部入海。遇風饑甚。取白石煮之以自濟。則實有其事矣。

論性

孟子。性無善無不善。性相近也。性可以爲善。可以爲不善。習相遠也。有性善。有性不善。上智下愚不移也。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。蓋性無不入。此性之所以爲妙。知性之無不入。此聖言之所以爲全。

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孟子卽情以論性也。賀瑒云。性之與情。猶波之與水。靜時是水。動則是波。靜時是性。動則是情。蓋卽此意。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。亦異乎孟氏之旨矣。

魏志。鍾會撰四本論。言才性同。才性異。才性合。才性離。由孟子之言觀之。才性本一。何得有同異離合邪。然則四本者。又三說之支裔也。